

老狼

黑道

「长篇小说」

林可行/著

江湖险恶：英雄是他们的另一张面孔
王者法则：真情、良言、风云铸成心剑
社会、人生、黑道之三重境界

中南鬼才林可行讲黑帮往事
历历在目黑白无间之江湖悲情

APCTURE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「长篇小说」

苍狼黑道

林可行◎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数据

苍狼黑道 / 林可行著. —合肥: 安徽文艺出版社,
2010.11
ISBN 978-7-5396-3536-1

I. ①苍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79782 号

出 版 人: 唐 伽
责任编辑: 岑 杰 装帧设计: 颜 森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 230071

营 销 部: (0551)3533889

印 制: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(0316)3658637

开本: 787 × 1092 1/16 印张: 17.5 字数: 250 千字
版次: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定价: 29.80 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2003年汉沙市京宁乡,最现代化的24小时全程电子监控、全封闭式的新监狱落成。全省12个劳改支队2842名顶级重刑犯,加上原汉沙劳改支队模范监狱所属的1735名犯人,共计4577名,在三天内相继迁入新监狱。一千多名干警,两千多名武警经过紧张有序的分批押解安排,终于完成了这一重大艰巨的任务。

这一次,几千名特大要案重刑犯的整体动迁,在共和国60年的狱政史上是绝无仅有的。对于这次移狱可能遇到的困难,可能造成的影响,省市二级劳改局,及省公安厅,市公安局、武警支队,研究布署了详尽周密的押解方案。公安部派遣了督察组,全程跟踪整个押解过程。对于这些刑期大多数在15年以上,基本上都是死缓、无期和17、18、19、20年有期徒刑,及死刑未执行的要犯的长途押解,是冒着极大风险的。他们中间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亡命之徒或对未来不抱有任何希望的人。所以,整个过程中无论哪一个环节出现丝毫漏洞,都可能演变成一场巨大的灾难。尽管各支队狱政科在搬迁前一个月就开始布置眼线,了解犯人思想动态,但在迁动前仍不敢说是百分之百地了解了各监区犯人的思想状况。因为,这其中有一批犯人是累犯、重犯、老谋深算的犯罪分子。他们把自己隐藏得很深,即使是天天都住在一起的人,也未见得能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,知道他们的真实想法。

所以,当押解任务结束,五道防范区的高墙电网灯火通明,两千多名实枪荷弹的武警。开始撤离监区,500名当值干警上岗值班之时,监区里犯人暗潮涌动,一场疯狂的对决,一场各支队牢头狱霸为展现实力,争夺地位的火拼一触即发,各帮各派纷纷登场亮相。

引子

叫板——

“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，大刀黄毛在此。”

“东北虎在此，京广线上，纵横万里，不怕死的来。白刀子进，红刀子出，横竖爷们一个死。”

“河南帮，闯天下，与各路英雄，井水不犯河水。”

“三湘蛟龙，湖南我天下，天下我湖南。”

叫板是入新监舍，各路“人物”对外报名号，告诉各监舍，这里有一个“好汉”，以便牛鬼蛇神们相互认可。

顿时，各监舍炸开了锅……

在各个监舍，最先报名号的都是“丁头”，也就是人们熟悉的“打手”。最先报名号是做“丁头”的规矩，以确定自己在这个监舍里第一打手的地位。接着报名号的，往往调子低一点，表示对第一“丁头”的认可。或挑衅对方，大打出手，争第一“丁头”，或做“头档”，即本监舍的头目。待“丁头”纷纷亮相后，接下来的是“甩手”红马甲。“红马甲”即是因杀人和打架斗殴伤害罪入狱的。“黑马甲”即是因盗窃、抢劫罪入狱的。第三次才是“黄马甲”，即扒窃犯以及流窜犯。这三种马甲，称之为“甩手”，就是没有资格做头，也不愿意做丁，但要求认可自己的利益，有能力维护自己利益的。他们在监舍里可以不做事，不听人使唤，只守“规矩”即可。最后，才是没有监内“身份”的犯人报罪名。如诈骗犯、强奸犯、人贩子等，这些人统称为“下头”。犯人通常只需45分钟时间，论资历排座次，把十几个人的座次排定。如果一个监舍没有“丁头”，没有“马甲”，那座次就很难排定。这也往往意味着没有“头档”，这时，犯人们常常会推举一个相对有资历，比如是“三进宫”，有钱，罪行较重，而个头又比较大的人充当“头档”。如果“丁头”报号时，有人说“是龙的盘着，是虎的卧着”，这表明，此人要做“头档”，他不需要炫耀勇猛敢斗，他往往具有相当的能量或资历。

政府历来严厉打击牢头狱霸,但是屡禁不止。之所以如此,那是因为,坐牢有坐牢的规矩,这规矩在清末民初之际,就已盛行。无规矩不成方圆,对监狱管理者来说,它既是一股邪恶的势力,又是一种有效的管理工具。因为管理者并非24小时都跟犯人在一起,而犯人是每时每刻都需要人管理的,管理出现真空,反而容易出事。所以,历来有一部分监狱管理者,都是认可这种规矩的,利用这种规矩管理监舍。尤其是在管理者还不了解犯人认罪态度、个人秉性时,只要“头档”积极配合干警,做好监舍日常管理工作,干警对他们往往持默认的态度。特别是在监舍条件差、硬件设施不完备的情况下,“头档”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。要想让这些无法无天、无恶不作的人按时作息,互不干扰,执行各项规章制度,是相当有难度的。而这些规章制度,是维持监内秩序,促进罪犯改造,保证犯人积极悔过,保持干净整洁的监舍卫生的必要规定。在每个监狱,不要说出现大问题,就是不遵守“不随地吐痰”这一条规矩,也会使劳改场所那些狭小的空间变成疾病传播的发源地。所以,历来监狱就是很重视环境卫生的地方。尽管大多数的监舍条件很一般,但卫生总体来讲,要比社会上其他一些公共场所好得多。

只有管理干部比较了解罪犯的情况,在改造进入有序之后,管理者才会从犯人中,选拔合适的“小值星”,即相当于班长、小组长这样的职务,以及“大值星”,配合监狱各分队的干部,管理整个分队犯人的生活、工作、学习。

2003年的这一天,正是一个巨大型新监狱犯人全部到齐的第一天。干警不认识犯人,犯人不认识干警,排座次就成为必不可少的程序。这个程序进行的时候,打斗是不可避免的。所以,武警刚撤离监区还不到半个小时,各监舍的鬼哭狼嚎,此起彼伏。干警们像救火一样,迅速控制现场,制止势态扩大。在少数几个犯人被关入禁闭室之后,监区里恢复了平静。这个时期,通常干警不愿关人,因为都是初来乍到环境不熟,是非一时很难弄清楚,时常要核实各监舍在押人员的人数和姓名。关禁闭和解除禁闭,要经过一定的程序,容易增加工作难度。所以,通常只是吓唬一下对方,不办手续。关两个小时,立刻放回监舍,只要不再打架闹事即可。

打架,动拳动脚,只是“头档”、“丁头”之间的冲突,这只是一些小人物,而真正的“牢头”之间的决斗,十有八九要出人命。也就是在此时此刻,一场重量级人物的较量拉开了帷幕。

第一位现身的是汉劳一支队,模范监狱消防器材厂的顶级犯人,全省内最大贪官,青石市市长助理毕式辉。第二位现身的是汉劳三支队,度量仪器厂顶级人物,国际金融巨骗,被判无期徒刑的熊鼎芳。第三位现身的是汉劳二支队毒枭,死缓犯人贺远长。最后一位是汉劳四支队,汉沙黑社会老大朱恒勋。

在移监前,各支队狱政科因担心他们有追随者,为了限制他们在犯人中的影响,早

就将他们与其他犯人隔离开来。把他们关在了新监狱特警队小号里。干警们知道,如果在这种时刻,将他们与其他犯人关押在一起,那他们是如鱼得水,很容易兴风作浪。在关键时刻,愿意为他们打头阵,两肋插刀,万死不辞献忠心、图表现的亡命之徒大有人在。虽然,他们被关在监狱里,但他们的能量很大,一样可以前呼后拥,八面威风。他们看不惯的事,会有人立马站出来说;他们看不惯的人,立马就有人出面修理,根本用不着他们说一句话。

一山不容二虎,以前他们各在各的支队服刑,而现在,要在一个监区里服刑,他们面对面是迟早的事。与其让他们都带着一帮狗腿子相见,不如让他们个个都是光杆司令见面。也许,他们会以一种相对平和的方式,理顺他们的关系,排定他们之间的座位。这就是他们被关在同一监舍的原因。

没有打手,没有自己的“班底”,他们自然不会自己上演拳武行。但是,较量是不可避免的,虽然他们以前从未谋面,但今天一见面,他们便互相都有了底。一是各个人的霸气和傲慢,二是对这几年的大案要案都十分清楚。广播电视,报刊没少介绍他们几个人。而且,监狱系统的新生报、闭路电视都没少让他们亮相。他们当然都能认出对方来,因为,他们同为全省监狱内的大腕人物,如果不认识,也太孤陋寡闻了。但现在,他们彼此看着对方,一点招数也没有。

迁移前这4577人,都是搜身后上的车。除了日常用品,就连一支笔,一张纸,一分钱,一支火柴棒,一个刀片等等都被视为违禁品,清洗得干干净净,但人人都很清楚,这是特殊的情况导致,不会长久,最多两三天时间。等一切正常之后他们就会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,监狱里该供应的生活用品,他们都会得到。

目前他们还没有排定座位,分出尊卑,这种状况也是不能长久的。最先进监的原市长助理毕式辉,自然占据了背窗面门的最尊位置,这就是每个监舍里的“头档”位置。坐在这个位置上,就很容易体现出心理上的优势。这个座位的人,是从来不用动口,更不用动手的,通常是“丁头”二档们代替“头档”,管理监舍内的一切。而第二个进监舍的熊鼎芳,占据的是“丁头”的位置,但他自然是不会做什么“丁头”的,除了做老大,整个监狱的老大,他从来没想过做别的什么。他的眼中,根本没有什么毕大市长助理,一个落马的贪官,风光不再,又有什么了不起,他熊鼎芳,愿给两分薄面,已经不得了了,怎么可能让对方做“老大”。不过,他今天不想考虑这个问题,毕竟现在没有展示的舞台,相对下面的“甩手”、“下头”来讲,还算不错,权且把这两天混过去再说。于是,他说道:“我看今天,这座位一时也排不顺,大家暂时都委屈一下吧!”

第三位进监舍的毒枭,自然听得懂这位国际大骗子的话的意思,并非认可了大贪官的位置,自己也不想生事,再说“甩手”这个位置也不错,什么事都不用管。面对今天

的这三个人,他又管得了谁呢?

前面三个都认可了现状,最后进监舍的黑社会老大朱恒勳,一人自然也无力改变现状。反正目前并没有排序,老子在外面就是老大,监狱里自己的小兄弟一大把,难道还做老二不成?就这样,先混一天再说吧,反正老子是不伺候任何人的。就算你们三位在外面能呼风唤雨,这监狱里是老子的天下,看我到时候怎么收拾你们。

在这监狱里,谁有钱谁就是老大,谁的追随者多,谁就是老大。有钱就能笼络人心,能量越大的人,崇拜者就越多。大盗的周围,总能聚集一批小盗贼;大骗子周围,总要聚集一批小骗子;大流氓周围,自然聚集小流氓。许多罪犯不思悔改,把监狱当做培养犯罪人才的“黄埔”军校。在这里,寻找投靠的势力,学习犯罪的技术,开阔眼界,整合犯罪的资源。所以,这些曾经有过风光岁月的犯人,总是能在狱中,纠合一伙罪犯,形成自己的势力,只要拥有自己的势力,在这个认罪悔罪劳动改造的地方,仍然能过着“人上人”的生活。一日三餐,有人侍候;分派的劳动,有人代劳;自己的杂活,有人帮着干;从监外弄点酒之类的违禁物品,有人帮着去办。除了没有人身自由,离不开这监区,什么都不缺,这就是拉势力做老大的好处。谁都不敢跌了身价,因为,将来还有近20年的生活,要在这里面度过,一旦失了身份,只怕永无出头之日。

四位老大,坐在同一间屋子里,度日如年,面面相觑,一言不发。

临近中午,有犯人送开水来,才找到了一个开口说话的机会。首先“发话”的是号称亿万富豪的国际金融信用诈骗案的首犯熊鼎芳,他说:“各位老大,你看我们四个人,既然羁押在一起,是不是也应该讲规矩。要不然这擦地、打饭、打水的活,都没人干。”

黑社会老大朱恒勳,马上接过话茬:“是该有个规矩,没有规矩不成方圆,关键在这规矩,该怎么定,不会说我最后进监,就排在‘下头’吧,如果是这规矩,那我就告诉各位,没门。我朱恒勳生来就是老大,走到哪里,都是坐老大的位置,在这里也不能例外。”

亿万富豪熊鼎芳,马上反对说:“现在谁做老大还不一定,我看现在各位,还是先报‘家门’。首先,我来报,本人熊鼎芳,国务院开天辟地头一回督办的国际金融信用案的要犯,亿万富豪。虽然人在监狱,这一生,是吃不完花不完。如今,我已安排人聘请了北京著名大律师刘文涛先生为本人申诉,重新推倒此案。所以,本人在这监狱的时光,不会太长,短则半年,长则最多二三年。不管申诉的结果如何,我都不会在这里蹲上十年八年,只当是到这座我国最现代化的监狱来旅游,走一遭,因为本人实属冤案。”

这时,坐在最里面的大贪官,终于找到了“发话”的机会。他冷冷地看了这位巨骗、亿万富豪一眼,开口道:“本人毕式辉,青石市市长助理,就是准备接班的副市长。因贪污受贿2.7亿被判死缓,现在正在申诉过程中。一审中院之所以将本人判得这么重,实属中纪委派专案组,压制市中院的结果。现在,中纪委专案组已经撤走了,高院将重新

审理。主管法官以前在中院做副院长,是本人一手提拔的。所以,本人改判是肯定无疑的,也许是三年五年,也许就是缓期执行,年底就能回家过年。以后各位,或许还有用得着本人的地方,就不必客气了,我只当在这里认了几个小兄弟嘛。这打饭打水,擦地洗碗的事,还得有劳各位。我人到中年,本是正干一番事业前程无量的时候,为了一个女人,阴沟里翻船,是运气不佳。到如今,总不至于还要干侍候人的事吧?”

“哼!”黑社会老大朱恒勋到。“你不侍候人,谁侍候?在这里你算老几?你只不过是一个落马的贪官,你官运已经到头了。除了做官,你还有什么本领?中纪委督办的案件还要翻案,我看你这是做梦。”

毕式辉恼羞成怒,气急败坏地说:“朱恒勋,你算什么东西,不过是在街上摇尾乞怜的混混,不是那些派出所、公安局有人关照你,你还想称老大,我早就收拾了你。”

亿万富豪熊鼎芳马上制止二人。告诫市长助理:“虎落平阳被犬欺。现在不是发火的时候,这里也不是生气的地方,不管过去如何风光无限,到了这里,管教干部就是老大,大家再有本领,一时也翻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,还得蹲在这个五层高墙电网围成的大牢里。待会开水来,今天我就帮大家打了,不过这并非长久之计,大家还是要商量出个办法来,总不能让我来侍候大家吧?”他又冲着一直没开口的毒枭贺远长说:“还有这位一直没发话的仁兄,你说对不对?”

这时一直没开口的毒枭,觉得时机已经成熟,发飙道:“本人贺远长,国际刑警通缉,公安部督办的一号人物。走私贩毒,杀人越货,之所以还活着,那是因为还有大批白货(白粉)黄货(黄金)没找着,我是今天在,不知明天还在不在的人,大家的事,最好不要扯上我。”

听到这话,大家都明白,他是想当“甩手”,这种情况,对亿万富豪非常不利。市长助理和黑社会老大都表明要做老大,自己这种身份,也不适合做“丁头”,剩下的只有“下头”。

于是他说:“大家的事,还要大家商量着办,这事离了谁,都没法商量。”亿万富豪想的是,如果做不了老大,退而求其次做“甩手”。因此,他想让贺远长再进一步,做一个积极出头的“丁头”!没想到对方一副事不关心的态度。谁都清楚,现在谁做了“下头”,这事将来若在监狱里传开,那和自杀没有区别。他们以前在汉劳各支队经营起来的势力,既靠自己“鼎鼎大名”的招牌,也靠用金钱收买各路“人马”。一旦做过“下头”,那些人马上就会投靠新的主子,追捧更有实力、更有“前途”的老大。自己花再多的钱,也难以形成足够的势力崛起。做“下头”,就是砸了自己的“金字招牌”。

亿万富豪提议,每位不要炫耀自己过去的辉煌业绩。谁是“头档”,谁是“下头”,要比试一下,各人现在的能耐大小,就要看谁的身份现在仍然不跌,说话有人听,办事仍

然有人买账，呼风唤雨仍然灵。

他这个提议，对大家似乎有些触动，不能光凭各人自我标榜，自己吹嘘。要看个人实实在在的能耐和在犯人中间的影响力。

可是，这特警队的小号，在监区的死角上，离监舍比较远，有呼无应。打电话（敲墙传消息）也接不通（隔壁无人），于是，他们都打起了中午送水的犯人的主意。因为他们已注意到，这送水的不是平常的“劳目子”（普通囚犯），而是汉劳最有名的“顺目子”——全省接受改造，接受帮教的积极分子，全省监狱系统的典型。

今年年仅20岁的杨淑林，现在家中只有姐弟两人。他16岁时考上科技大学少年班，在读期间，突然有一天迷上了网络游戏，在网上打打杀杀，不能自拔。

暑假期间，他在家中靠两瓶啤酒、几个面包过日子，每天沉迷于练就绝世武功的游戏里。作为小学校长独自一人将姐弟俩抚养成人的父亲，不忍心儿子就这样被网络游戏给毁了，粗暴地砸烂了自己辛辛苦苦攒钱为儿子买回的电脑。

在打杀游戏中沉溺了几个月的杨淑林，突然失去控制，随手举起了手中的啤酒瓶，向父亲脑袋砸去。父亲倒在了血泊中，这时的杨淑林才清醒过来，当他将父亲送往医院后，父亲因失血过多，抢救无效而死亡。

之后，他因故意杀人罪，被判无期徒刑，他唯一的亲人——在北京大学就读的姐姐，为了因失手致父亲死亡的弟弟，休学一年，为他上诉。姐弟俩的优秀素质，和父母双亡的不幸处境，最后感动了二审。全国闻名的优秀女法官路桂平多次亲临省劳改系统模范中队，和刚满18岁的杨淑林谈心，了解案件的每个细节，将没有钱住宿的姐姐杨淑清安顿在自己家里，给予姐弟俩无私的关怀和母爱。

两个月前，杨淑林的改判书已经下来，被判有期徒刑四年，加上已坐了两年，表现突出减刑一年，还有几个月即将出狱。他被省劳改系统作为典型，在各支队广为宣传。所以，全省的劳改犯，都知道他在成长过程中的曲折经历。

当亿万富豪提议，让大家拿杨淑林做试验时，他们都是认可的。因为，他绝对和他们之间的任何人不会有关系，不会做“老大”的追随者。谁要是能收服他，让他心甘情愿做“小弟”，谁就是这万人监狱的老大。

事实上，四人赌的不仅是他们的眼前，而且赌的是他们的未来。因为，杨淑林在减刑后，刑期只剩下几个月，是刑期最短，管教干部最放心的犯人。他的身份比较清白，又积极靠拢政府，不会做违反监纪的事，更不会出逃，所以在这个紧急调动时期，只有他可以在监舍外干活，自由进出各个监区。如果收买了他，那么，办什么事情就方便多了。而将来他出狱后，可以利用现在他认省高院终审大法官路桂平为干娘的关系，为日后改判、减刑，拉关系，疏通关节，可谓是一举两得。

当大家都赞同拿杨淑林做试验后，原市长助理夸下海口：“这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我不仅能让他乖乖地听我的指挥，还要让他认我做干爸，叫我爸，你们信不信？不就是一个未毕业的大学生吗？”

亿万富豪听了原市长助理的表态，不甘示弱：“如果毕式辉，毕老兄能让他叫你干爸，我就让他姐那个漂亮的北大美女，认我做干爸，你信不信？”

听到这里，黑社会老大朱恒勋立刻表态：“让他姐弟认干爹，有什么可吹牛的，如果我愿意，我可以让他姐做我的情人。”

此时，一旁的毒枭，再也沉不住气了：“你们说的这些，不过是吹牛B而已，只要我看得上他姐，我就能让他姐来这监狱和我结婚，信不信由你们，我们走着瞧！”

三个老大马上攻击毒枭，说你一个劳改犯，三十多岁的人，在外面都没讨到媳妇，现在蹲在大牢里，还说瞧不上年轻貌美的北大才女，你吹这种牛B，谁能信？在省劳改局，感化教育杨淑林的专题片中，有不少杨淑林的姐姐杨淑清的镜头。五官清秀，用劳改犯的话说，是一等一级的美女，并且是个才女。

大毒枭不服气地说：“你们不过是一群土包子，没见过什么真正的美女。我贺远长纵横四海，四大洲五大洋，什么地方没去过，什么美女没见过。能让我看上的美女真是不多。有兴趣的，大不了花几个钱睡一觉，让我讨回家做媳妇，可不那么容易。我在外天天做新郎，夜夜换美女，你们说我干吗要结婚，拖一个包袱？”

亿万富豪说：“你在外面找的，不过是一群鸡而已，怎么能夸耀说是顶级美女！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良家妇女、青春少女。要论见识，你只不过是因贩毒走私的需要，去过东南亚、香港、澳门几个地方。我作为亿万富豪去世界各地，仅仅是为了旅游，为了小赌几天，或为了见识一下各地的美女。和你那种一手拎着毒品要出售，一手又搂着小姐，提心吊胆的感受，完全不同。”

原市长助理也不甘寂寞，说：“西欧、北欧、南美、北美，我哪里没去过。要说小姐，无论是白人、黑人、棕色人种的，哪一种没见过，只不过是自已没那种兴趣而已。送上门的女人不知有多少，玩女人哪里需要花什么钱？玩过了，女人还要另奉送一笔，自己接不接，还要看玩得舒不舒服，愿不愿玩下一次。”

三个老大个个都神吹起来，那黑社会老大朱恒勋，自然也不是吃素的。本市的娱乐场所，各色人等，不管是不是做小姐的，只要自己看上的，当天就能让她上床，也从未花过一分钱。

最后，四人还是把主题转移到了杨淑林的头上。先收服他，然后再搞定他姐。至于用什么方法，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。如果有一天他姐杨淑清，以亲朋好友的名义探视谁，那就证明谁是赢家，谁就是四人共推的监狱里的老大，人人都得听从吩咐，没有例外。

这就叫规矩,没有规矩不成方圆。这个规矩就是谁的能耐大,仍然可以呼风唤雨,谁就坐老大的位置。

很多人都把监狱视作人间地狱。每一个人犯刚被羁押进监舍时,在他之前进来的人,也就是“丁头”,都会问他们这样一个问题,那就是:这是什么地方,回答是监舍的要挨揍,回答是地狱的也要挨揍,只有回答是天堂的,才能幸免,这似乎是一句“黑话”。只有进去过,或听说过,即没进去之前,就知道监舍里规矩的人,才能顺利过关。

既然人犯把这里当做天堂,那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随便进来的。要进来还得要有一定的程序,叫走“过场”,即进天堂前,要过每一个关卡。无论是“二进宫”、“三进宫”的累犯,还是初犯,都要走过场,以显示公平对待每一个人。

走“过场”的第一关叫“天浴”,就是脱光了衣服洗冷水澡,因为监号里流动的人头比较多,个人卫生自然很重要。过去,监号里没有热水,所以,人犯都必须需在和里面的人接触前,先洗冷水澡。

“丁头”此时不仅要监督新人洗浴,而且要检查,衣物是否清洁卫生,身上是否有跳蚤等寄生虫。还要询问是否患有可能传染的疾病。如有,同监会向管理人员反映,拒绝其入监。不卫生的衣物,会被扔出监号,待放风时,洗净晒干再带入监号。

走“过场”的第二关,叫“虾子过河”。即手脚向后朝天,以胸腹在地板上,作蠕动行走,检查新人的身体健康状况。然后才是“上刀山”、“下火海”等过五关或七关,以此测试体能极限,考验新人的意志是否坚定。然后询问所犯罪状,判断新人的刑期和命运。

一个新人,只有过了关,才被认定有资格进天堂。他就有权利,选择自己的座位,即在监号里的地位,可以是“甩手”、“丁头”,也可以是“头档”。只要他过了每道关,就证明他是懂规矩,承认这个规矩的。所以,他可以选择在谁之上,只要排在后面的犯人,没有意见就可以,因为他的过关实力,大家亲眼目睹。新人通常不会小瞧所选目标的实力,即便他选择了“头档”的位置,如果“头档”自认实力不济,也会乖乖顺从。不从,则双方可以斗殴比试,旁人不能插手。只有不守规矩,不走“过场”的人挑战“头档”,众人才可以群殴他。因此可知,监号虽然是人犯聚集的地方,也是有规矩、有秩序的,并非是无法无天、胡作非为的地方。

天堂的规矩,对犯人非常重要。每一条看似霸道,不合情理,其实,对人犯对监号管理,都非常重要。如不准哭泣,如果每一个人犯,天天都在监号里鬼哭狼嚎,那监号岂不是真成了地狱,也不准以泪洗面,发愁发呆,或胡思乱想。

同监可以帮助你分析案情,讲解刑律条文。告知新人,如何去疏通关系,以求从轻发落。让新人懂法,懂规矩,不可钻牛角尖,胡搅蛮缠。帮助新人理解所遇的挫折,要淡泊得失,相信命运,排遣内心的痛苦。另外,就是统一作息,不允许个人在同监休息后来

回走动,或独自犯愁。这样一是不影响他人休息,二是担心他一个人在大家休息后,想不通进而采取过激的手段,报复伤害其他案犯,或畏罪自尽,或企图逃跑,连累同监。

总之,每一条规矩都有明暗两层用意。用的是强制暴力的手法,执行严厉的规矩,维护的是监舍的管理秩序和每一个人犯的切身利益。

一个犯人,以泪洗面,愁肠欲断,必然会影响大家的情绪,每个人都要面临法官的审判,都是前途未卜,思想上都有一个死结。如果整天在大脑里,纠缠这个死结,人人都过不了这个结,有害无益。不如每天轮流讲开心的故事,听天由命,等待判决。所以,讲故事,也是日后每个人必过的一关,如果每个人都必须面对严酷的现实,又何必介意这规矩太严。只有这严酷的规矩的存在,在时时刻刻,告诫每一个人,不要真的把这里当成了天堂。这个天堂,今生今世只要见过一次,就可以明白什么是规矩,什么是法则。

永远不要进来第二次。

目 录

开 篇 / I

引 子 / II

第 1 章 天堂协议 / 1

第 2 章 “特使”出狱 / 13

第 3 章 天堂公司 / 19

第 4 章 虚拟财路 / 24

第 5 章 黑在酒中 / 32

第 6 章 旁门江湖 / 39

第 7 章 资源整合 / 47

第 8 章 重整旗鼓 / 58

第 9 章 生财之道 / 66

第 10 章 三面搏杀 / 74

第 11 章 四方谈判 / 82

第 12 章 官兵捉贼 / 91

第 13 章 地下风云 / 100

第 14 章 再走老路 / 108

目 录

第 15 章 烂兄烂弟 / 116

第 16 章 天玄地黄 / 128

第 17 章 泪煮江湖 / 137

第 18 章 悲情红颜 / 146

第 19 章 冷枪见光 / 157

第 20 章 肥美寡妇 / 177

第 21 章 墓地幽灵 / 191

第 22 章 疯狂的心 / 202

第 23 章 枪响七声 / 213

第 24 章 血肉纵横 / 220

第 25 章 情色摧人 / 227

第 26 章 丽日无云 / 236

第 27 章 东辰西戌 / 246

第 28 章 生死绝地 / 253

第 1 章

CHAPTER ONE

天堂协议

新监狱的第一顿午餐,下午两点多钟,才开始送。当特警队的小号另一头传来铁栅栏的开启声时,四位饥肠辘辘的老大顾不上体面的身份,纷纷拥到了监舍的铁栅栏门口,没有“下头”和“头档”之分,每人只能自己亲自来打饭。

首先把碗伸到门外的是黑社会老大朱恒勋,他冲着送饭的犯人问到:“你叫什么名字?”

“杨淑林。”

“知道我是谁吗?”

“知道!”

“知道就好,这饭菜怎么就这么点!”

“每人半斤定量,你若不够,我可以再给你加二两。”

“不用了,这狗屁饭菜有什么好吃的。”黑老大朱恒勋觉得杨淑林当着大家的面,还是给了自己面子的,于是,离开铁门回到了铺位上。

第二个把碗伸出去的是亿万富豪。他首先冲着杨淑林一笑:“小老弟,你还真是顺目子,你看咱这一屋子的老大,现在都比不上你顺。”

“不敢!只是送饭而已!”

“晚上帮个忙,弄两支烟来。”

“现在犯人手头都没有烟。”

“你就不能为大家想点办法?”

一旁的大毒枭耍威风道:“小子,我看你是不想活了,难道活人会被尿憋死?你要是晚上不弄来,你看我将来出去怎么弄死你。”大毒枭打了饭菜便走了。

这时,原市长助理才开口:“小东西,认不认识我。”

“认识!”

“对了!咱们都是一支队的,虽然以前没打过交道,以后只怕要长期打交道。别害怕,他不过是吓一吓你。一支队的犯人现在关在哪里?”

“在四监区。”

“有空过去帮我带个话,就说老毕现在什么都缺。”

听到原市长助理的问话,三个打完饭的老大又围了上来,打听各原支队分配的情况。杨淑林告诉他们,除了汉劳一支队,有相当多的犯人属短刑期,未被打散外,其他支队的犯人,都按死缓、无期、有期徒刑,重新编了中队,汉劳支的称谓也取消了,现在都叫新监几监区。